

# 现代汉语复数标记“们”的原型范畴研究

——生命性与主观化交互视角

진환상\* · 최신혜\*\*

## 目录

1. 引言
2. 理论基础与“们”用法研究现状
3. “们”用法的语料分布与类型分析
4. “们”用法的原型范畴模型构建与理论解释
5. 结语

## 中文摘要

本文以原型范畴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了现代汉语“们”的复数标记功能，并构建了“原型—次典型—非典型”三层次模型。研究发现，“们”的用法受到生命性与主观化机制的双重影响，其语义演变呈现出“强生命性—弱主观化”向“弱生命性—强主观化”的趋势。在原型范畴中，“们”主要与指人名词搭配，如“学生们”“朋友们”，具有最高的生命性和最低的主观化程度，语法功能稳定，适应性强。在次典型范畴中，“们”扩展至动物名词，如“狗们”“猫们”，仍保留一定生命性，但主观化程度提升。在非典型范畴中，“们”进一步搭配植物、器物、抽象概念等非生命名词，如“花们”“书们”“瓜们”，主观性显著增强。综上，本文不仅揭示了“们”使用的范畴化结构和动因，也展示了其从规范语法标记向创造性语言表达的发展趋势，反映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动态扩展性与认知复杂性。

**关键词：**“们”、复数标记、原型范畴理论、生命性层级、主观化机制

\* 한세대학교 언어학부/중국어학과 조교수(제1저자)

\*\* 강원대학교 인문과학연구소 선임연구원(교신저자)

##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们”的核心功能是附着于代词或指人名词之后，用以标记复数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将“们”定义为“用在代词或指人名词后面，表示复数，例如‘我~’、‘你~’、‘乡亲~’、‘同志~’”。袁梅(1996)指出，“们”是现代汉语中唯一始终读作轻声、永远不能单独使用的词缀性语素，其语法功能为表达纯粹的复数意义。

从历时演变来看，‘们’大约起源于唐代(吕叔湘 1985: 44 - 45)，最初主要附着于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之后。然而，自元明清以来，已有指物名词加“们”的用例出现，并在汉语中得到延续与发展(张俊阁 2012)。随着语言表达需求的变化，学界逐渐发现，“们”的使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语法功能，其搭配范围也从指人名词扩展至动物名词乃至指物名词，呈现出多样化动态演变的特征。

汉语学界普遍认为‘们的核心作用是标记复数。吕叔湘(1980, 1985)、胡裕树(1981)和朱德熙(1982)等指出，“们”主要用于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后，通常不用于指物名词后。若出现在指物名词后，则通常借助拟人化修辞，例如“蝴蝶们”、“扫帚们”。袁梅(1996)和梅艳(2003)进一步强调，这种用法常见于具有情感色彩的文学作品中。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陶振民(1991)认为“们”不仅可用于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后，也可普遍用于指物名词后，且这种用法并非单纯的修辞手段，而是一种普通语法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们”作为拟人修辞手段的观点也备受质疑。陶振民(1991)和周有斌(2000)认为，拟人化现象并非由“们”本身引起，因为即便去掉“们”，“拟人”意义依然存在。这进一步说明“们”本质上是一种复数标记，而非修辞手段的体现。

现有研究表明，“们”所附着的名词呈现出从指人名词到动物名词，继而到指物名词的语义扩展趋势。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们”作为复数标记的语法功能演变，也展现出汉语在复数表达的灵活性与创造性。笔者认为，这一扩展过程受到生命性与主观化机制的交互影响：名词的生命性越强，其与“们”的搭配越稳定；而随着主观化程度的增强，“们”也逐渐渗透至低生命性乃至无生命名词。

基于此, 本文将以原型范畴理论为视角, 探讨复数标记“们”的原型用法、次典型用法与非典型用法及其扩展机制, 重点考察生命性层级与主观化机制在“们”用法演变中的作用。通过语料分析, 揭示“们”用法扩展的认知动因, 并进一步验证原型范畴理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适用性。本文不仅希望能够深化对现代汉语“们”用法的理解, 还力图探索语言形式与认知规律之间的关系, 并推动原型范畴理论、生命性层级与主观化机制在汉语研究中的发展与应用。

## 2. 理论基础与“们”用法研究现状

### 1) 原型范畴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是认知语言学重要理论之一, 由Rosch(1975)通过认知实验提出, 其核心思想继承发展了“家族相似性”概念, 强调范畴内部结构是动态和非对称的。Lakoff(1987)将该理论扩展到语言学领域, 为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原型范畴理论不同于传统语义学以“必要和充分条件”划分范畴的方式, 认为范畴由原型成员和边缘成员组成, 成员之间的地位并不均等。原型是范畴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成员, 能够最大程度体现该范畴的主要特征, 例如“麻雀”是“鸟”范畴的原型成员, 因为它符合人们对“鸟”的典型认知(如能飞、有羽毛)。边缘成员则是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 例如“企鹅”和“鸵鸟”虽然属于“鸟”的范畴, 但由于缺乏“能飞”这一典型特征, 因而处于边缘位置。与此同时, 范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 不同范畴可能存在交叉, 这种模糊性为语言中的多义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Rosch 1975; Lakoff 1987)。

原型范畴理论还揭示了范畴扩展的动态机制, 即范畴通常沿“核心 → 边缘”的路径拓展。这种扩展不仅体现为语义范畴内部的渐进性延伸, 也包括通过隐喻性表达实现的语义辐射(Lakoff 1987)。此外, Rosch(1978)提出了范畴的纵向层级结构, 包括上位范畴、基本层次范畴和下位范畴。其中, 基本层次范畴是

认知的核心层次，最契合人类的认知经济原则。例如，在“家具”这一范畴中，“椅子”属于基本层次范畴，“摇椅”是其下位范畴，而“座椅”则属于上位范畴。

原型范畴理论适用于语义分析、语法现象的解释。Ross(1973), Langacker (1999), Malouf(2000)等将原型范畴化理论用于语法范畴研究，对建立语法原型很有启发意义。笔者认为，从原型范畴理论出发，汉语“们”的用法同样展现出鲜明的原型性特征。指人代词和指人名词是作为“们”结构的核心成员，具有高度的原型性；而指物名词与“们”的搭配则多为边缘现象，通过修辞或语境得以实现。原型范畴理论能够解释语法结构的渐变性和动态性，例如，为什么在特定语境中，“星星们”这样的指物名词搭配“们”可以被接受，而在普通语境中则较少出现。该语法现象正是范畴内部“原型—边缘”特性和范畴扩展机制的体现。

## 2) 现代汉语“们”用法的相关研究

在传统语法中，“们”被视为附着于代词或指人名词之后的复数标记，其核心功能在于表达复数意义。学界围绕“们”的语法功能与搭配范围展开了大量研究，其中“复数说”被普遍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王力(1958)将“们”称为复数“记号”，而戴耀晶(1987)则认为“们”是一种表达不确定复数的助词，并通过与英语复数后缀“-s”的对比，强调了其在汉语中的独特性。陶振民(1991,2000)指出，“们”作为构成复数词语的语素，语法意义明确，仅限于表示复数，可附着于人称代词和普通名词之后。Li(1999)则主张，应将普通话中的“们”视为复数语素，其附着于指人名词时，通常优先解读为复数义。李艳惠与石毓智(2000)认为，“们”是汉语特有复数标记，虽然汉语主要依赖量词系统表达数量概念，但“们”依然作为独立复数语素存在。Jiang(2007)指出，尽管汉语名词本身无单复数形态变化，但确实存在复数表达手段，“们”便是其中之一。

石毓智(2003)指出，“们”作为汉语的复数标记，通常不与具体的数量词共现，这一特征进一步凸显了其在语法功能上的独特性。杨炎华(2015)则将“们”的语法功能区分为两类：普通复数标记与集合标记。前者用于普通名词性成分之

后，表示不确定的复数；后者则用于专有名词性成分之后，用以表示具有整体性的集合。杨炎华·桑紫宏(202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们”既可视作累积性复数标记，亦可视为联系性复数标记，表明其复数功能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叠加，还涉及语义上的关联与聚合。刁晏斌(2006)则从“们”所附着名词的生命性出发，认为随着搭配词语生命性的降低，“们”的意义趋于虚化，愈发表现为类似英语复数后缀“-s”的语法形式，其功能更倾向于纯粹的复数标记。

综上所述，本文采纳了主流学者的观点，将“们”的语法功能界定为复数标记。这一界定不仅契合汉语的语法特征，也为深入探讨“们”在现代汉语中的多样化用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明确“们”作为复数标记的语法地位之后，本文将进一步梳理先行研究中关于“们”具体搭配词语类型及其使用范围的相关讨论。

吕叔湘(1980)指出，汉语的“们”主要用于代词或指人名词之后，如“学生们”、“老师们”，是表示复数的后缀。他明确表示，“们”通常不用于指物名词后，若加于指物名词，则往往需要通过拟人化修辞手段实现。胡裕树(1981)同样认为，“们”常附着于指人的名词后，且多见于双音节名词。朱德熙(1982)也提出，“们”通常用于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的后面。陈光磊(1987)则更明确地表示，“们”仅适用于指人名词和人称代词，而不适用于一般非指人名词，如“书们”、“商店们”、“大学们”、“狗们”、“老虎们”等用法均不符合汉语语法规则。若需在非指人名词后加“们”，必须通过拟人化修辞手段先将物赋予人格化特征。袁梅(1996)补充指出，“们”通常不用于非指人名词后，即便出现，也多局限于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文学作品中。陈小红(2005)从实体生命度高低与实体之间的界限关系角度对“们”前的名词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们”前的名词具有[+人]的特征。

与上述观点不同，陶振民(1991)主张，“们”的搭配范围不仅限于指人名词，还可以广泛用于指物名词后，这种搭配不仅是修辞现象，更是一种普通的语法现象。陈俊和(2009)进一步提出，“们”前的词汇可以涵盖人称代词、指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及物质名词，展现了“们”在搭配上的潜在灵活性。何焯(2023)提出“指物名词+们”用法突破拟人修饰限制，“指物名词+们”用法在汉语书面语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接受度越来越高，说明当下大众对“们”作为现代汉语

书面语复数标识的接受度颇高。

从“们”所搭配名词类型来看，随着现代汉语的不断发展，搭配对象逐渐扩展至动物名词，乃至指物名词，超越了原有指人范畴，形成“指人名词→动物名词→指物名词”的扩展趋势。尽管“们”作为复数标记的核心功能已广为接受，但其搭配范围的语义扩展过程仍有待系统梳理。因此，借助原型范畴理论，有助于深化对复数标记“们”的理解，进一步揭示语义范畴演化的认知动因。

### 3)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的BCC多领域语料库。在语料收集阶段，本文通过在BCC语料库中检索“n+们”结构，并对语料进行分类整理。以“们”为关键词构建检索公式，提取目标结构；根据名词类型进行初步分类，以形成后续分析的量化基础。在分析阶段，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统计不同类型名词与“们”搭配的出现频率，比较其分布差异；另一方面，分析原型用法与非典型用法的语义特征，揭示“们”复数标记的原型结构及语义扩展路径。本研究在语料筛选阶段进行了如下处理：

首先，剔除了已词汇化或固定化的表达，包括“哥们”“姐们”“娘们”“人们”以及“我们”“你们”“他们”等形式。其中，“哥们”“姐们”“娘们”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称谓，语义已整体固化，不具备可析的复数意义；“人们”作为高度固定化的集合名词，其语义功能已超出“们”作为复数标记的范畴，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此外，由人称代词加“们”构成的“我们”“你们”“他们”等亦未纳入本研究。这类结构虽在形式上保留了“们”的复数标记功能，但作为《现代汉语词典》已收录的独立词条，其使用频率极高，已发展为固定的词汇。本文旨在探讨“们”作为后附复数标记在一般名词中的语义扩展与原型范畴，故不包括此类人称代词构成的组合。此外，为提高数据的代表性与分析的有效性，研究还剔除出现频率低于8次的搭配项。最终，保留了具有典型性和分析价值的“n+们”结构作为研究对象。

### 3. “们”用法的语料分布与类型分析

在对“们”的搭配用法进行分类时,本文依据其所指代对象的语义类别,将“们”的搭配类型划分为“指人”、“指动物”以及“指植物或事物”三大类,并分别对各类搭配的使用特征进行考察。

#### 1) 原型用法

根据语料库统计结果(见表1),“们”的最核心、最典型用法是与表示人群、职业、身份等名词搭配,如“学生们”“朋友们”“老师们”“同学们”等。这类用法完全符合“们”作为复数标记的基本功能,指人的“们”构成其核心用法,不仅集中体现了其作为复数标记的基本属性,也为后续的语义扩展奠定了基础。

〈表 1〉“们”与指人类别名词的搭配统计

排名	搭配	频率	排名	搭配	频率	排名	搭配	频率
1	同学们	12765	37	先生们	65	73	者们	19
2	孩子们	3396	38	学生们	63	74	兵团们	18
3	吃货们	2421	39	员们	63	75	志们	17
4	美眉们	2161	40	士们	63	76	管教们	17
5	家们	1384	41	单身们	59	77	野孩子们	16
6	粉们	1206	42	莉们	54	78	婶们	16
7	商们	1163	43	公司们	53	79	主们	16
8	同仁们	661	44	房产商们	52	80	妻儿们	16
9	官们	554	45	姨们	52	81	母女们	15
10	手们	521	46	保安们	51	82	文人雅士们	15
11	兵们	491	47	宾们	51	83	俊男美女们	15
12	工们	458	48	妾们	51	84	热血青年们	15
13	师们	418	49	派们	48	85	室们	15
14	宾客们	324	50	大伙们	44	86	遗老遗少们	14
15	党们	297	51	同好们	42	87	公安们	14
16	混蛋们	237	52	爹妈们	40	88	文人墨客们	14
17	妈们	234	53	崽们	40	89	败家们	13
18	手下们	228	54	丁丁们	39	90	开国元勋们	13

19	同道们	205	55	后宫们	36	91	友们	12
20	蜜们	190	56	妓们	36	92	藏家们	12
21	妈咪们	187	57	妻妾们	33	93	痴男怨女们	12
22	弟们	181	58	护法们	31	94	伙子们	12
23	丝们	151	59	兵丁们	30	95	伯们	11
24	贼们	143	60	超人们	29	96	文人学士们	11
25	婢们	141	61	主编们	28	97	亲们	11
26	果果们	117	62	咖们	27	98	表姐妹们	10
27	奶们	116	63	阁下们	26	99	医托们	10
28	画家们	103	64	爸们	24	100	爹娘们	10
29	军们	97	65	姑们	23	101	帮工们	10
30	王们	92	66	上帝们	23	102	哥姐们	10
31	学子们	84	67	理科生们	22	103	红娘们	9
32	叔们	77	68	父母亲们	22	104	传人们	9
33	大兵们	77	69	大众们	22	105	同业们	9
34	损友们	68	70	官人们	20	106	文科生们	9
35	嫔妃们	67	71	宾主们	20	107	丫头片子们	8
36	星们	67	72	印第安人们	19			

语料显示,“们”与指人名词的搭配频率极高,集中分布于教育、职业、身份称谓、家庭关系与社交语境等多个领域,构成其原型范畴。在教育类名词中,“同学们”(12765次)、“孩子们”(3396次)、“学生们”(63次)等使用频繁,尤以“同学们”最具典型性,广泛用于课堂称呼和集体指示。职业类名词如“~家们”(1384次)、“~商们”(1163次)、“~工们”(458次)等常用于专业群体的泛指表达,反映出“们”的构词能产性和语义集体化功能。在身份与组织称谓中,“兵们”“手下们”“同仁们”等用于群体呼唤或集体召集,强化语言的社会性功能。家庭关系类表达如“妈咪们”“叔们”“伯们”等虽频率较低,但常带有口语化、亲昵和地域特征,常见于家庭语境。在网络与社交语境中,“吃货们”(2421次)、“粉们”(1206次)、“美眉们”(2161次)等呈现出高度创新性与娱乐性,体现“们”在网络语言中对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的表达功能。

总体来看,“们”与指人名词的搭配高度集中于人类群体,在教育、职业、社交、身份称谓、家庭成员等语义类别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组合模式,展现出

显著的规律性与高频使用特征。这类搭配不仅在结构上具有高度的常规化，在语义上也明确表达出群体集合性，构成了“们”作为复数标记最典型、最核心的用法，构成了“们”作为复数标记的原型范畴。

## 2) 次典型用法

与指人名词的原型用法相比，“们”与“狗们”“猫们”“熊猫们”等动物名词的搭配的出现频率显著较低，且多依赖特定语境，其使用往往带有明显的拟人化色彩或情感表达功能，常出现在文学作品、社交媒体中，体现出“们”在语义边缘区域的活用特征，属于次典型用法范畴。

〈表 2〉“们”与指动物类别名词的搭配统计

排名	名称	频率	排名	名称	频率
1	狗们	744	10	虫们	78
2	熊猫们	661	11	马们	39
3	猫们	348	12	虎们	30
4	鸟们	166	13	熊们	23
5	牛们	154	14	蛇们	23
6	羊们	135	15	驴们	18
7	猪们	133	16	石狮们	11
8	狼们	108	17	鹰们	11
9	鸡们	85	18	虾们	11

根据(表 2)，动物名词与“们”的搭配具有一定的使用频率，但远低于指人名词的核心用法。整体来看，动物类“们”搭配的词语数量较为有限，集中在几类特定的动物，其中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最常见，而其他动物使用频率较低。

从搭配频率来看，常见宠物或家养动物的“们”搭配最为突出，如“狗们”(744次)、“猫们”(348次)、“熊猫们”(661次)，其中“狗们”和“猫们”作为宠物类名词，使用率最高，表明人们在语言表达中更倾向于赋予宠物个体性和群体化特征。其次，鸟类和家畜类动物的“们”搭配较少，如“鸟们”(166次)、“猪们”(133次)、“牛们”(154次)、“羊们”(135次)、“鹰们”(11次)等。相比宠物类，这些动物的“们”

搭配使用频率明显下降。例如：

- (1) 狗们也是有灵性的畜牲，它们分明也惧怕着什么。
- (2) 再后来，猫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小动物园也没有了。
- (3) 连理枝，比翼鸟，自由与爱情，是鸟们与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吧。
- (4) 羊们什么也不知道，兀自吃着圈里铺的草。(BCC语料)

上述语料体现了“们”在动物类名词中的搭配用法，属于“们”的次典型范畴。此类用法延续了“们”对生命性名词的基本要求，在表达中依赖具体语境，呈现出一定的主观性倾向。如“狗们”反映群体行为，“猫们”关联日常记忆，“鸟们”突出群体对比。整体而言，其语义接受度受上下文和认知共识的影响较大。而在野生动物和猛兽类别中，“虎们”(30次)、“熊们”(23次)、“蛇们”(23次)等搭配频率则进一步降低，表明这些词汇的“们”用法是非普遍的语言现象。同样，在昆虫和小型生物类别中，“虫们”(78次)、“虾们”(11次)的搭配频率也较低。

- (5) 骑士危急间扔下他的帽子引诱群蛇，蛇们把帽子撕碎，吞食了。
- (6) 且很快就找到准备好的虾窝了哈哈~虾们很好，都健在。
- (7) 关注环保，让熊们有家。(BCC语料)

上述语料展示了“们”在生命性较低或语义边缘类别中的使用，属于“们”的非典型范畴用法。在这一层级中，名词本身的生命性较弱，“们”的使用更多依赖具体语境与语用动机。例句(5)中的“蛇们”突出蛇群的集体性，例句(6)中，“虾们”与观察或养殖语境相关，表达了说话人对群体状态的关注与亲近。例句(7)在公益语境中使用“熊们”，借助复数形式唤起对整体物种的关注。

总体来看，动物类名词与“们”的搭配频率较低，主要集中于宠物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类别，语义明确性和适应性均低于指人名词，呈现出“们”的非典型用法。此类用法依赖拟人化或修辞，语境依赖性强，位于原型范畴的边缘，体现了“们”从核心向边缘扩展的动态过程。

### 3) 非典型用法

相比于原型用法和次典型用法，非典型用法中的“们”主要出现于与非生命名词(如植物、物品等)的结构中。此类用法使用频率显著偏低，分布零散，体现出“们”在复数标记系统中的非典型性与语义边缘性。

〈表 3〉 们”与指植物事物类别名词的搭配统计

排名	搭配	频率	排名	搭配	频率
1	花们	105	9	脸们	21
2	豆们	70	10	瓜们	20
3	书们	39	11	菌们	19
4	肉们	33	12	痘们	19
5	树们	30	13	院们	15
6	车们	28	14	酱们	15
7	草们	27	15	宿舍们	13
8	菜们	21	16	葱们	10

从上表来看，相比于指人和动物的“们”结构，非典型用法中的“们”使用范围有限，从搭配词汇的分布来看，植物类名词的“们”用法相对更常见，如“花们”(105次)、“草们”(27次)、“树们”(30次)、“菜们”(21次)、“葱们”(10次)。其中，“花们”的出现频率最高，例如：

- (8) 此刻，花们、草们、树们、人们都已深深睡去，只有我独自与星辰对话。  
 (9) 草们交头接耳，传播关于雨水的各种猜测。  
 (10) 因为周四就要出门了，再不吃，菜们又要被白白浪费了。(BCC语料)

语料(8)中的“花们”与“人们”并列，通过“睡去”等拟人性动词模糊生命与非生命边界，赋予自然景物情感与主体性。例句(9)“草们”则通过“交头接耳”“猜测”等类人行为，呈现出草的思考与感知能力。例句(10)“菜们”则体现口语化与情感投射，通过“被白白浪费了”引发共鸣，使物体群体具有人情味。物品名词的“们”用法更为稀少，如“书们”(39次)、“车们”(28次)、“宿舍们”(13次)、“院们”(15次)

等，但亦体现了“们”在物品名词中的扩展。

- (11) 想念南京小窝了，想和我的书们住在一起。
- (12) 如我坚信的，书们其实都有着自己的灵魂。
- (13) 其他宿舍们上网，我们宿舍上不了网！
- (14) 待校车离开后，私家车们才慢慢移动起来。（BCC语料）

语料(11)与(12)中的“书们”用于指代具体或抽象书籍群体，分别体现了复数标记与主观评价功能。例句(13)“宿舍们”通过“们”指代多个空间单位，增强了叙述的对比性；(14)“私家车们”则突出车辆群体的移动特征。这些非生命名词中的“们”主要发挥集合指称和复数表达功能，展现出“们”在语法上的功能扩展。这类用法位于“们”的语义边缘区，体现出从原型结构向非常规表达的拓展过程。

综上所述，“们”在非典型搭配中的使用频率较低，语义稳定性不强，结构规范性有限，往往依赖特定语境与语体风格，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语法模式。从范畴结构的角度来看，此类用法位于“们”复数标记原型范畴的边缘地带，反映出“们”由典型结构向语义边缘持续扩展的动态过程。

## 4. “们”用法的原型范畴模型构建与理论解释

### 1) 原型范畴的构成依据

从原型范畴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中的范畴并非界限分明的封闭集合，而是以原型成员为中心，向边缘扩展出不同典型程度的成员。对于现代汉语中的“们”的用法而言，与指人名词的搭配无疑构成其最核心、最典型的用法。

根据第3章语料统计结果（见表1），“同学们”（12,765次）、“孩子们”（3,396次）、“老师们”（63次）等高频表达集中出现于教育、职业、身份称谓等语义领域，具有高度规律性与可预测性。这些搭配不仅体现了语言使用中的结

构常规性，也在认知层面上构建了“指人+们”的原型范畴。这一结构之所以构成原型，是因为人类在语言认知中天然具有中心地位。Rosch (1978) 指出，人类在分类过程中倾向于优先识别人类本身，“人”作为生命性最强、社会交互频率最高的对象，容易成为语言范畴组织的认知起点。因此，“们”在语言习得、语言使用中首先与人类名词搭配，构成复数集合表达，是最符合原型特征的。

在语法层面，“人+们”结构具备高度的规则性与能产性。无论是“学生们”“老师们”还是“志愿者们”“客户们”，该结构都表现出统一的语法功能：标示普通名词的复数形式。此处的“们”作为复数标记发挥功能，体现出其强烈的语法化特征。这种广泛的构词能力和功能明晰性进一步巩固了其原型地位。

其他非原型类搭配的接受度和合理性，往往取决于其与“人+们”结构之间的语义距离与生命性关联。例如：动物类名词由于具备一定的生命性与行为主体性，在语义上相对接近“人”类范畴，因此较自然地套用“们”结构，属于次典型用法。虽然频率低于指人名词，但其语义接受度较高。植物、事物等非生命名词（如“花们”“书们”）则与人类的生命属性相距较远，语义连接性弱，需依赖特定语境或语体风格来合理化其使用，属于非典型用法。这类结构通常带有一定的修辞色彩或语用特殊性，缺乏固定搭配常规性。

由此可见，“指人+们”不仅是“们”结构的中心范畴成员，也在语言系统中承担着语义合理性与语用自然性的参照标准。其原型地位为“们”结构的语义扩展提供了范畴框架，构建了现代汉语复数标记系统中的等级性与可扩展性。

## 2) 生命性与主观化的互动机制

Croft (1995) 指出，语言中的生命度等级可分为四层：人类 > 有生命物 > 无生命物 > 抽象概念。“们”作为现代汉语的复数标记，其最初严格用于指人类名词，随后逐步扩展至动物、植物及事物名词，体现出语言范畴的渐变性与动态扩展性。这一变化不仅反映语言系统的灵活性，也揭示了生命性认知层级的重构。随着文化观念的发展，人们倾向于赋予动物类人的情感与行为，使“们”得

以与动物名词搭配，体现出从原型中心向边缘范畴的自然扩展。该扩展路径不仅受生命度认知机制的影响，也与主观化过程密切相关。语言使用者在表达中将主观情感与认知视角投射至非人类对象，使“们”超越原有语义边界，展现出语言结构与认知机制的深层互动。

### (1) 生命性对“们”边缘用法扩展的驱动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生命性逐渐被视为语言与认知的重要语义维度。杨海明（2007）指出，生命度对语言表达与理解具有深远影响，成为认知语言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据此探讨“们”构式中生命性等级对其边缘用法的影响。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语法范畴由中心向边缘扩展。“们”的原型搭配集中于指人名词，这是因为人类在认知中具有最高生命性，与“们”的集合性功能高度契合。第3章<表2>与<表3>语料表明，“狗们”（744次）、“猫们”（348次）、“花们”（105次）和“书们”（39次）等搭配，频率依名词生命性降低而递减，显示“们”使用受生命性显著影响。

Comrie（1989:191）提出的“有生性等级”理论指出，语言中的名词可依“人类 > 动物/植物 > 无生命物”排序。另外，复数标记通常优先用于高生命度的名词，而低生命度类别则往往不体现明显的数范畴（Comrie 1981/1989: 233）。尽管如此，现代汉语“们”的用法已逐步突破这一限制，扩展至低生命性名词，体现出语法系统的灵活性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重构。“们”的这一扩展路径，是其原型范畴向边缘语义层级演化的重要体现。

首先，“们”向动物名词的扩展。传统上，人类对生命的认知往往采取等级化模式，即认为人是最高级的生命形式，动物次之，植物再次之，非生物则完全没有生命性。这种观点受到Aristotle的“生物等级链”理论的影响，他在《灵魂论》中将生命分为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理性的生命，其中人类被认为是唯一具有“理性生命”的存在，而动物尽管有感知能力，但因缺乏理性而地位较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愈发倾向于在认知和表达中将动物置于类人化框架之下，赋予其情感、意识乃至社交行为等人的特征。

Singer(1975)主张,动物与人类在痛觉、情感和基本生存需求上并无本质区别,承认动物的生命价值是伦理上的必然选择。Jacques Derrida(2006/2008)也在批判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动物具有感知、自我意识,甚至某种程度的情感交流能力。这些理论的提出推动了社会对动物生命性的重新认知,使人们更倾向于将动物视为具有主观体验的生命体,而不仅仅是被人类利用的资源。

人类对动物的认知变化也在语言表达中得到了体现,使得“们”这一复数标记逐渐适用于动物类名词。胡玉华(2002)提到,“们”用于动物名词前面的用法,可以看成是专指人类的词缀“们”有条件地向“生命度”最接近人类的少量动物的扩散,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扩散,也许是某些动物因为与人类活动十分密切而被赋予了某种与人类共生的“灵性”,也许是因为经常的、固定程式的“拟人”使得被“拟人”形象感发生了严重的“磨损”,习而以为常了。

其次,“们”向植物及事物名词的扩展。传统的动物中心主义生命观将能动性、感知能力视为生命的核心标准,植物因缺乏明显的行为特征,长期被排除在“有生物”的语义范畴之外。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人类对植物生命性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传统上将植物视为无感知的自然物,到越来越认可其作为具有感知能力与生态角色的生命体。Hallé(2011)指出,植物并非静止不动的生物,它们拥有复杂的感知系统,并能做出适应性反应。Wohlleben(2015)也强调,植物之间存在着高度复杂的信息交流,它们能够感知环境、作出决策,甚至有类似社会性的行为。

这种观念的转变逐渐渗透进语言系统,并影响了“们”在植物名词中的应用。在文学作品与日常语言中,诸如“树们”“花儿们”“草们”的表达逐渐增多,表明“们”作为复数标记开始扩展至植物类名词。这一现象并非语法上的随意越界,而是社会生态认知变化的自然语言回应。Corbett(2000)提出,“有生性等级”由生命性等级、人称等级与名词短语类型等级三者共同构成。其中,生命性等级越高,越有可能带复数标记;反之则倾向于不带复数。在此框架下,植物名词获得“们”的附着,是现代汉语复数系统在认知引导下向边缘范畴的自然扩展。

因此,植物类名词的“们”用法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语言对生态意识觉醒

与生命观念改变的回应。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文化认知的反映，“们”在植物名词中的扩展，正体现出社会生态伦理意识在语言层面的映射与表达。

## (2) 主观化对“们”边缘用法扩展的驱动

主观化是指语言表达从对某一对象的相对客观解读，转向更具主观色彩的理解(Langacker 1999: 150)，即语言意义朝着体现说话人主观信念或态度的方向发展(Traugott 1995)。Traugott(1995)提出，语言形式的扩展和变化源于语言使用者对表达需求的情感投射和视角调整，使得语言形式具备更强的主观性、隐喻性和情感色彩。在“们”的边缘扩展中，主观化显著，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拟人化表达：拟人化是一种赋予非人类对象以人类特征的表达方式，它反映了话者如何理解并情感性地感受这些非人类对象，因此与主观化过程密切相关。通过主观视角赋予非人名词社会属性。在拟人化表达中，由于人们对动物生命性的认同感增强，语言中也更倾向于赋予动物类似人的特征，使之成为具有个体感知和社会性的存在。

第二、隐喻：隐喻是一种将两个不同概念域进行联结的认知机制，使抽象且难以理解的概念通过更具体、熟悉的概念得以理解。从这一角度来看，当非人类对象(如动物、植物等)通过人的概念来加以理解时，可认为“们”在边缘用法上的扩展体现了概念隐喻的作用。语言使用者利用隐喻手段，使“们”在边缘用法中获得新的意义。在情感化、亲密化的表达中，尤其是在现代宠物文化、家庭语境和网络语言中，人们与非人类事物之间的关系逐渐拉近，这促使语言表达中出现越来越多带有类人化视角的“们”结构。使用“们”不仅增强了表达的亲切感，还体现了说话人对对象个体性的感知与情感参与。

例如，在第3章例句 (13) “其他宿舍们上网”中，“宿舍们”并非真正表达“建筑空间”的上网行为，而是通过“宿舍”这一集合单位，代指其内部的居住者群体。这种搭配表面看似是“非生命名词+们”，但其实是以“宿舍”来代替“学生们”等具有复数特征的群体名词。这种结构表面为非典型用法，语义指向为人称的“们”结构，说明“们”并非简单附着于名词表面所指对象，而是能借助语境、认知

共识，完成一种跨范畴的“间接复数指代”。例如：

- (15) 耐下心来面对荒乱陈列的问题们。  
 (16) 我还是去睡觉好了、作业们我还是没能量跟你们耗下去了今晚、告一段落。

语料(15)中的“问题们”将原本抽象的“问题”概念群体化，借助“面对”“荒乱陈列”等表述，使“问题”呈现出具象而纷乱的外在状态，赋予其类似实体的存在感和集体特征，体现了由抽象概念到可感知对象的隐喻路径。语料(16)中的“作业们”则通过与“耗”“告一段落”等表述，将作业拟构为能够与人互动的对象群体。此类用法利用“们”标示抽象名词的群体性，同时引入类生命体的意象，体现出语言使用中隐喻机制对“们”边缘用法的重要支撑。

此外，在生态、环境保护语境中，“们”用于动物名词可以增强对群体生命的关注，使动物个体不再仅是被观察的客体，而是作为生态系统的主体出现。

- (17) 精力充沛的狼们呼而起，从四面八方老鹿包围。  
 (18) 医生身子倾向大海，看见鲸鱼们离开它们歇息的深宫。(BCC语料)

上述语料中，“狼们”不仅被赋予复数含义，更通过“呼而起”“包围”等动态动词展现出群体协同的行动能力，语义上强调其主动性与组织性。在该语境中，“们”标示的不只是数量，更是在语篇中将动物设定为施事角色的，这与生态叙事中动物作为主体理念高度一致。而“鲸鱼们”则通过“离开”“歇息”等带有意图的行为动词，构建出鲸鱼作为生态参与者的形象。“们”的使用强化了鲸群的情境存在感与自主活动能力，打破了人类作为观察者、动物作为被动对象的传统叙述结构，使动物获得类似人类的语篇权重。

从生命度的角度来看，随着人们对动物和植物生命性认知的提升，“们”的使用逐步突破原有语法上的限制，扩展至生命度较低的类别。语言使用者不再仅将“们”局限于人类或高生命性名词，而是开始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语义范围，

实现复数表达的多样化。从主观化的角度来看,拟人化、隐喻等推动了“们”在非典型名词中的语用发展。语言使用者通过将低生命性或非生命对象赋予类生命体特征,使“们”在表达亲切感、群体感等方面展现出更为丰富的表现力。

正如Lakoff(1987)所指出,语言是人类认知的映射,语法的变化源于概念的变迁。在现代语境中,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与情感表达方式不断变化,“们”的用法也持续扩展,表现出更复杂的语法功能与特征。借助原型范畴理论,我们可以合理解释为何“们”能够延伸用于植物、器物乃至抽象名词。这种从原型向边缘的范畴扩展路径,正是语言系统内部动态调整与认知机制互动的结果。

### 3) 多层次模型的构建与意义

基于第3章语料的类型划分与使用频率,本文构建了“原型—次典型—非典型”三层语义范畴模型,以揭示“们”在汉语中的语义分布特征与扩展特征。原型范畴以“同学们”“孩子们”等人类名词为核心,频率高、使用稳定,体现“们”的最典型用法。次典型范畴如“狗们”“猫们”等动物类名词,虽非人类但具较强生命性,频率居中,常伴随类人化与主观化倾向。非典型范畴包括“树们”“书们”“瓜们”等低生命性或无生命名词,频率最低,多见于拟人化修辞语境,使用高度依赖语境支持与主观投射。该范畴模型表明,“们”以人类名词为原型中心,逐层向低生命度类别扩展,主观化机制在此发挥重要作用,使“们”展现出多样功能。这也印证了陈俊和(2009:70)的观点,即名词的生命性强弱直接影响其是否能够附加“们”:生命性越强的名词越容易附加“们”,生命性越弱的名词则越难附加“们”。

#### (1) 原型范畴层:高度原型化的复数标记

“们”用法的原型范畴构成了其语义体系的中心区域,其搭配对象主要为人类群体或身份类名词,是“们”最典型、最稳定的使用类型。在这一层次中,“们”严格履行复数标记的基本功能,使单数名词转化为复数形式。该类搭配在语义上高度明确,结构上符合语法规范,不依赖语境支持或修辞手段,因而展现出

高度的规则性与结构常规性。使用者借助“们”表达复数含义时，通常不会引发语义歧义，也不需借助情感色彩或主观解释来支撑其合理性，这正是其作为原型范畴的重要标志。

从认知角度看，人类作为认知体系中生命度最高的实体，其具备个体性、社交性与意志性，原型用法的主观化程度极低，其语言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客观群体状态的陈述，而非主观情感的体现。正是这种“高生命性”与“低主观化”的双重特征，使得“指人名词+们”的结构成为“们”使用的核心范畴。其他所有边缘化、语义扩展性用法，皆以此核心结构为认知基准，体现了语言范畴从中心向边缘的渐变机制，也反映了“们”作为复数标记在汉语中的范畴演化路径。

## (2) 次典型范畴层：向非典型领域的扩展

次典型范畴层反映了“们”用法由核心功能向外层语义领域延伸的趋势，其搭配对象从人类群体进一步扩展至动物类名词，如“猫们”“狗们”等。这一层级的扩展既受到生命性认知的相对延续，又显著表现出主观化过程的加强，使“们”在现代汉语中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语用功能。

首先，该层级的生命性特征虽较核心层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中等水平。动物作为自然界中的高等生命体，具备一定的行为能力、反应性和社会性，因此具有人类认知中可接受的类人属性。随着社会文化对动物权利、情感认同的逐步强化，“动物+们”的结构逐渐被语言使用者接受。正是基于动物具备一定类人性与个体识别度，这一点使其在范畴结构中处于原型向边缘过渡的地位。

其次，与原型范畴层“们”的语法常规化用法不同，次典型范畴中的“们”往往依赖特定语境，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例如，“猫们在阳台上晒太阳”，“熊猫们排队等吃竹子”等表达，虽在形式上保留了复数功能，但在语义上更多体现了说话者对动物的主观感受、认知视角或情感态度。

正如Traugott & König(1991)所指出，主观化表现为意义从外在、描述性情境出发，逐渐转变为依赖说话者的认知、理解，乃至依托语境的主观意义。因此，在“们”的扩展过程中，语境依赖性的增强可视为主观化程度的提升。主观化

是语言意义逐渐从客观陈述转向表达说话者主观态度和视角的过程。在这一层级中，“们”用法逐步摆脱纯粹数量标记功能，更多承担起主观表达的附加角色。

次典型范畴层的“们”表现出中等生命性与中等主观化的特征。一方面，其搭配对象仍保留较高的生命识别度；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通过特定语境和情感视角赋予其主观表达的附加功能。这一范畴标志着“们”从核心语法功能向更具语义参与力的结构形态过渡，是原型范畴向边缘范畴自然扩展的重要阶段。

### (3) 非典型范畴层：语义边界的探索

非典型范畴层处于“们”语义用法的最外层，标志着该结构搭配范围的最大化扩展。此层级的用法打破了传统的生命性限制，语言使用者开始将“们”附加于植物、非生命物体、抽象概念等名词之上，其搭配高度依赖语境构建与主观意义投射，展现出显著的修辞性、隐喻性色彩。相较于原型用法的语法常规性与次典型层的语境依赖性，非典型用法的“们”更具灵活性与语义开放性，是语言表达主观化趋势的极致体现。

在这一范畴层级中，“们”已不再仅承担复数标记功能，更多体现为语用手段。语言使用者借助“们”引发语感冲击，或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赋予表达新的生命性意义。如“也许你司空见惯，我却仿佛听到树们的呻吟。”中，“们”结合“呻吟”赋予树木感知与情绪，使其由自然客体转化为具意志的表达主体；“我想，真爱书的人，书们变着法儿也要投奔他那儿的。”则通过动态描写强化人书情感连接，体现“们”在非典型搭配中的拟人化与主观化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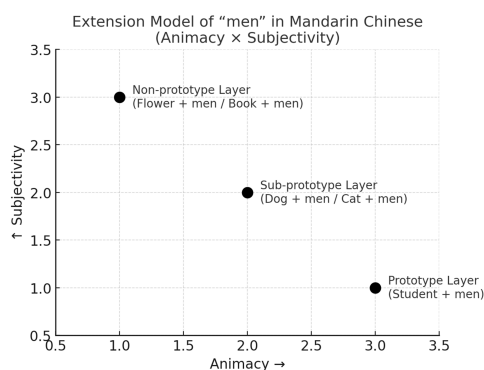
Lakoff和Johnson(1980)提到，转喻是一种用一个实体代指另一个相关实体的认知机制，而Kövecses与Radden(1998)进一步指出，转喻的关键在于概念域内部实体之间的心理联结。Kövecses与Radden(1998:39)认为，转喻是一种认知过程，即在同一概念域中，一个概念实体为人们通向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例如，在句子“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那个火腿三明治正在等账单”)中，“ham sandwich”实际上指的是“点了火腿三明治的人”(임지룡 2008: 194)。

因此，网络语言中的“瓜们”打破了“瓜”作为实物名词的原始语义，演化为“吃瓜群众”的群体代指。“瓜们”最初通过“瓜”代指“吃瓜的人”，即围观但不参与的人群，这是典型的转喻操作。而当这一表达演变为调侃性称谓，甚至含有讽刺意味时，则体现出由转喻通向隐喻的进一步语义投射过程。这说明“们”在边缘层中不仅是结构性标记，更是语篇风格与态度表达的参与者。

然而，非典型用法中“们”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原型与次典型层级，这种局限性表明，该类用法仍处于语言系统的边缘位置，语法规范性较弱。非典型范畴层的“们”以低生命性名词为基础，通过高度主观化的语言操作实现语义功能的扩展。在这一过程中，“们”不再仅仅承担复数标记的基本语法功能，而是转化为一种附加意义，体现出汉语表达的创造潜能。需要指出的是，“低生命性名词+们”用法目前的语法化程度较低，尚未像原型用法那样进入普遍的语法表达层面。这一用法是否会随着语言变迁而常规化，仍需更大规模的历时语料验证。

#### (4) 整体结构与语义演化路径

“原型—次典型—非典型”模型系统性地描绘了“们”在汉语中的语义分布格局与主观化程度的渐变路径。该模型以生命性层级为横轴、主观化进程为纵轴，展现了“们”如何从语法功能明确、生命度最高的核心结构出发，逐步向中低生命性类别渗透，并在主观化机制的推动下拓展出多样功能与表达风格。通过对该结构的系统划分，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们”用法的语义演化逻辑与认知基础。



〈图 1〉“们”用法的生命性-主观化二维模型

模型的具体特征如下：原型范畴层(高生命性+低主观化)主要对应指人名词的搭配，是“们”最典型的语法功能区，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使用频率，完全符合语法规范，不依赖具体语境；次典型范畴层(中等生命性+中等主观化)则主要涉及动物类名词或部分具象实体，“们”虽仍发挥复数标记作用，但语义接受度依赖语境，逐渐呈现情感色彩和拟人化倾向；非典型范畴层(低生命性+高主观化)则突破了传统生命性边界，将“们”附着于植物、非生命物体等类别名词上，其使用高度依赖语境，并通过修辞、隐喻、转喻等手段获得解释，其复数功能已弱化为带有表现力的主观化形式。

该模型以“生命性”和“主观化”为坐标轴，不仅揭示了“们”在语义范畴中的层级渐变结构，也凸显了主观化机制在推动“们”从语法标记向修辞表达演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随着认知方式与表达需求的不断演进，语言使用者对“们”的接受范围持续扩展，其使用场域也日趋丰富。冯志英(2011)认为，“指物名词+们”的使用范围将继续扩大，现有的特例将逐渐被固定下来，其分布会更广阔，将大量地出现在无生命的名词、抽象名词的个称之后。本文亦持此观点。本文构建的“原型—次典型—非典型”模型既可与生命性递减的历时扩展路径相对应，但从所用语料的性质来看，可视为当代汉语中的共时分布格局，不同类型的“们”结构在

现实语用中并存，并在语境和功能上呈现差异化分布。随着汉语的持续发展，“们”有望进一步渗透至更具象的器物名词、抽象概念中，逐渐转变为一种兼具语法功能与修辞表现力的语言手段。“们”用法的这一演变路径不仅拓展了汉语的表达能力，也为范畴理论与主观化机制融合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 5. 结语

本文基于原型范畴理论，构建了“原型—次典型—非典型”三层次模型，系统分析了现代汉语复数标记“们”的范畴演变路径，并重点探讨了生命性层级与主观化交互机制对其用法扩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们”结构的演变不仅受到搭配名词的生命度限制，还与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视角密切相关，整体呈现出由“高生命性—低生命性”、“低主观化—高主观化”的渐变趋势。

在原型范畴层(高生命性+低主观化)中，“们”主要与指人名词搭配，体现出复数功能的高度规则性与语法稳定性。该层用法几乎不依赖语境支持，也不涉及情感修辞，是“们”最基本的复数标记形式，充分体现了典型成员在范畴结构中的中心地位。搭配的语义清晰、接受度高，是“们”用法扩展的认知基准点。

在次典型范畴层(中等生命性中等主观化)中，“们”逐渐扩展至动物类名词，如“猫们”“狗们”“狼们”等。虽然此类搭配仍受生命性制约，但在当代语境下，宠物文化、生态意识与动物权利观念的普及，使得动物名词具备了更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从而为“们”的附加创造了认知条件。与此同时，该层用法往往出现在拟人化表达中，主观化程度有所增强，语义上兼具情感投射与修辞表现功能，显示出语言使用中人类视角的延伸。

在非典型范畴层(低生命性+高主观化)中，“们”进一步突破生命性的语义边界，开始搭配植物、物品及抽象概念等名词，如“花们”“书们”“回忆们”“梦想们”等。此时，“们”已不再局限于复数标记，而更多体现为一种修辞手段和情感表达资源。此类结构通常依赖特定语境，并通过隐喻、转喻、情感化视角等主观化

机制实现其语义解释，显示出高度的表达自由度和语言创造性。

因此，“们”用法的扩展体现出由原型范畴的高生命性、低主观化，逐步过渡至非典型范畴的低生命性、高主观化的演变过程。原型用法为“们”的语法功能奠定了稳定基准，而边缘层的多样化则展现出汉语系统的开放性与创造性。

本研究表明，“们”的语法功能扩展不仅受名词生命性的制约，也深受主观化机制的影响。语言使用者通过主观视角推动“们”从传统复数标记向修辞性、情感性功能扩展，展现语言在认知与社会文化交互中的动态演化。随着生态伦理、个体意识的发展，“们”在低生命性类别中的使用有望常规化，这一趋势不仅拓展了“们”的功能边界，也为原型范畴与主观化机制的融合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本文主要从原型范畴、生命性与主观化探讨了“们”的用法扩展。未来可进一步考察“们”在不同话语风格和语体中的分布差异，探讨其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顺序与使用特征，并结合历时语料验证“低生命性+们”结构的语法化趋势。

## 参考文献

- 이성하, 《문법화의 이해》, 서울: 한국문화사, 1998年版。
- 임지룡, 《의미의 인지언어학적 탐색》, 서울: 한국문화사, 2008年版。
- 陈光磊, 〈关于“们”与“-s”〉,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1987年。
- 陈小红, 〈论“们”的语法意义和“N们”的指称特点〉,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06), 2005年。
- 陈俊和, 《现代汉语“们”的语义功能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年。
- 戴耀晶, 〈论助词“们”〉, 《吉安师专学报》第1期, 1987年。
- 刁晏斌, 《现代汉语史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 冯志英, 〈“指物名词+们”的复旧与趋新〉, 《语文学刊》第14期, 2011年。
- 何焯, 〈语码复制框架视角下翻译引发的间接语言接触研究——以五四以来“-们”缀使用为例〉, 《语言与翻译》第1期, 2023年。
- 胡裕树, 《现代汉语》,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年版。
- 李艳惠, 石毓智, 〈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复数标记“们”的发展〉, 《当代语言学》第2卷第1期, 2000年。
- 刘丹青, 〈复数及其左邻右舍〉, 《语言与文化论丛》第1期, 2025年。
-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年版。
-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 梅艳, 〈关于汉语名词加“们”和英语名词加-s之比较〉,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 2003年。
- 石毓智, 〈汉语的“数”范畴与“有定”范畴之关系〉, 《语言研究》第23卷第2期, 2003年。
- 陶振民, 〈物类名词后用“们”的语法现象——兼论修辞现象和构词现象的差异〉,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1991年。
- 陶振民, 〈“们”表复数语法意义的结构形式〉, 《焦作工学院学报》第2期, 2000年。
- 王力, 《汉语史稿》,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年版。

- 伍艳, 〈“们”与“-s”的比较〉,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2003年。
- 吴俊阁, 〈语言接触与复数词尾“们”〉,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012年。
- 夏艳华, 〈复数标记“们”和集合标记“们”〉,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2015年。
- 亚里士多德, 《论灵魂》,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陈玮译, 原著发表于公元前4世纪)。
- 杨海明, 《生命度与汉语句法的若干问题研究》, 暨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7年。
- 袁梅, 〈们的语法意义及其实现〉,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4期, 1996年。
- 张俊阁, 〈语言接触与复数词尾“们”〉,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012年。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 周有斌, 〈浅析“指物名词”后边加“们”为拟人用法这一说法〉, 《修辞学习》第1期, 2000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
- Comrie, B.(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rbett, G. G. (2000). *Num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 (1995). Autonomy and 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language* (pp. 55 - 96).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Derrida, J. (2008).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Hallé, F. (2011). *La vie des plantes: Une métaphysique du mélange*. Arles: Actes Sud.
- Jiang, L. J. (2017). Mandarin associative plural -men and NPs with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 191 - 256.
- Kövecses, Z., & Radden, G. (1998).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1), 37 - 77.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i, A. Y.-H. (1999). Plural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 75 - 99.
- Malouf, R. (2000). *Mixed categories in the hierarchical lexicon*.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 Rosch, E.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3), 192 - 233.
- Rosch, E.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 B. 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pp. 27 - 48).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inger, P. (1975).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Stein, D. & Wright, S. (199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 C. & Heine, B. (1991),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2: Types of Grammatical Markers*.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raugott, E.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 Stein &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pp. 31 - 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 C., & König, E. (1991).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of grammaticalization revisited. In E. C. Traugott & B.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2, pp. 189 - 21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ohlleben, P. (2015). *The hidden life of trees: What they feel, how they*

*communicate - Discoveries from a secret world.* Vancouver, Canada /  
Berkeley, CA: Greystone Books.

## Abstract

### A Study of the Prototype Category of the Plural Marker “们(men)” in Modern Chinese: Perspectives of Animacy and Subjectification

Chen Huanchang · Choi, Shin Hye

This study, grounded in Prototype Theory, offer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plural marker *men*(们) in Modern Chinese and proposes a three-tiered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model: core, semi-peripheral, and peripheral.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istribution and usage of *men* are jointly influenced by animacy hierarchy and subjectification processes. Specifically, the semantic trajectory of *men* evolves from high animacy with low subjectivity to low animacy with high subjectivity.

In the core category, *men* is predominantly attached to human nouns (e.g., 学生们 “students”, 朋友们 “friends”), reflecting its prototypical usage with maximal animacy and grammatical stability. The semi-peripheral category includes non-human animate nouns such as 狗们 (“dogs”) and 猫们 (“cats”), which retain moderate animacy and show increasing levels of subjectification. In the peripheral category, *men* attaches to plant nouns, inanimate objects, and abstract concepts (e.g., 花们 “flowers”, 书们 “books”, 瓜们 “melons”), with usage driven primarily by rhetorical effect and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By mapping the semantic expansion of *men* along animacy and subjectivity axe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grammar and cognition.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 creativity, and the evolving flexibility of plural marking in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 *men*(们), Plural marking, Prototype Theory, Animacy hierarchy, Subjectification

투 고 일 : 2025. 7. 10. / 심 사 일 : 2025. 7. 15.~ 2025.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5. 8. 20.

